

霰白玉霜傳



上海圖書館藏
新傳記

筱白玉霜传

张慧 曹其敏 著

戏剧家传论丛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筱白玉霜是当代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本书作者张慧、曹其敏是她的生前好友。她们怀着敬慕挚爱与痛惜之情，以细腻、秀丽的笔触从生活与艺术两个方面，描述了小白玉霜坎坷的人生与艺术道路，论述了她艺术上的成就和对评剧事业的贡献。书中饱蘸着作者的激情，读后不仅可以令人了解小白玉霜的生活与成才之路，而且可以从中体味到旧社会的世态炎凉，认识那个社会里遭蹂躏的艺人和受摧残的艺术。是一部文史兼具，很有特色的传记文学，具有史料与学术的双重价值。

筱白玉霜传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12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6.875 插页6

1988年3月北京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104-00082-8/K·7 定价1.70元

张
林

序

马 少 波

李再雯同志艺名小白玉霜，她是继承白玉霜的艺术，中兴白派的杰出传人，是我国富有开拓精神、并取得卓越成就、对评剧的革新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演员。她一生中，特别是北京解放以后，曾主演了若干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和新编历史剧，而且主演过不少现代题材评剧。她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位最早主演现代戏的先行者，在戏曲改革中，她是一位功力深厚、锐意精进，开风气之先的艺术家。

我同再雯同志相识，是在一九四九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她那时虽很年轻，却已饱经忧患。由于她在旧社会的种种不幸遭遇，使她深切感到新社会的光明和温暖。她那时对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以及其他老同志，视同亲人，她以赤子之心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到华北戏院看她主演的第一个戏是《老妈开唠》。这个戏，我童年曾在北京看过白玉霜的演出。二十年后，在解放了的北京，又看到这记录着艺人血泪和屈辱的演出，心情十分沉重。人家请看戏，照例是要到后台道道谢，鼓励几句的；我对这个戏却无法鼓励。还听说小白玉霜的角儿脾气很大，比较任性，说话重了，她接受得了吗？我经过一番踌躇，还是到后台谈了我的意见。我说：“这样的坏戏不要再演了！”她感到很意外，瞪大了眼睛不解地问：“为什么？”我讲了这类戏的社会背景及其社会效果，也谈到作为翻了身的文艺工作者的地位和任务，勉励她多演好戏，多排新戏。她认真地听着我的谈话，同时在咀嚼、思索着。最后，她的反应也使我出乎意外。她不但没有生气，反而严肃地站起来来，一泓秋水般的大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以坚定的语气说：“我明白了，天亮了，不能再演黑戏了！看我以后的吧，这种戏坚决撂了，明儿就换戏码！”于是她马上同再雯社的席宝昆、李凤阳、张永金、李福安等同志商量好几天的剧目，改演《潇湘夜雨》、《玉堂春》……，并邀我看她这些戏的演出。她的青衣戏端庄娴静，表演细腻，感情丰富，唱功韵味醇厚，委婉自如，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不久，我又在民主剧场看李再雯、赵连喜为全国文代会代表们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是赵丽蓉同志帮助排演的。我发现了再雯演现代戏的出众才华。此外，她还演出过《农民泪》，并积极地参加了戏曲界讲习班的学习。

一九四九年十月，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刚刚成立，再雯和宝昆多次找我要新本子，那种迫不及待，为评剧表现新生活的锐意精进之情，溢于言表。我当时考虑评剧长于表现现代生活，应该首先从排演表现革命斗争生活的现代戏入手，以焕发评剧艺术的生命力。于是，就把一九四七年反映胶东土地改革斗争生活的歌剧《农公泊》（张波、马少波、包干夫、陈志昂根据马少波小说原著编剧）介绍给他们。他们读后，非常喜欢。十月十五日，决定移植并约我来排戏。剧名改作《九尾狐》，再雯自告奋勇地要求饰演反面人物——一个绰号“九尾狐”的地主婆，是花旦、彩旦应工的角色。郭丽娟饰栓子嫂，李福安饰栓子（后来由魏荣元饰演），席宝昆饰四叔，鸿云霞饰大妈，张永金饰九头蛇，李凤阳饰小诸葛，陈少舫饰小灶王……。排戏期间，再雯以身作则带动大家遵守导演制度，进行艺术创造非常认真，全社一团火，热气腾腾。因此，保证了艺术质量，尤其是再雯创造的九尾狐这个险恶泼辣的反面形象，既深沉又鲜明，既生动又含蓄，分寸感强，专家和观众无不为之叹服。那时华北戏院观众席中还卖茶，有一次演《九尾狐》，一位农村观众一时忘情，竟抡起茶壶砍到台上，正打在再雯的太阳穴上，再雯咬着牙坚持演出，下场后，大家围拢来护理和安慰她，她却乐呵呵地说：“砍得好，砍得好，说明我演得还差不离，要不他能砍我吗！”再雯是一位善于创造人物、表现多种性格的演员，我从此更加赞赏她的表演才能，也进一步认识到再雯社的实力。

一九四九年年底，我和辛大明同志创作了以北京封闭妓院、废除娼妓制度为题材的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由妇女生产教养院的学员自己演出，洪深、马彦祥同志担任该剧导演。在大众剧场公演时，轰动一时。一九五〇年，戏曲改进局决定再雯社和以喜彩莲同志为首的剧团合编为新中华评剧工作团，席宝昆任团长，再雯、彩莲任艺委会正副主任。建团之初，排演了我和辛大明同志据《千年冰河开了冻》改成的评剧《大破胭脂狱》，再雯饰金桥，喜彩莲饰银芳……这个戏仍请洪深同志担任导演，席宝昆同志担任执行导演。由于演员深刻地理解生活，而且充分发挥了戏曲精湛的演技和悱恻动人的唱工，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一九五一年四月该工作团直属中国戏曲研究院，并于一九五二年调进了以新凤霞为首的总政解放评剧团，增强了阵容。一九五三年改称中国评剧团。一九五五年成立了中国评剧院。此后，精英荟萃，再雯与大家合作，继续排演了许多现代戏、历史剧和推陈出新的传统剧目，如《小女婿》、《金沙江畔》、《苦菜花》、《李双双》、《杜十娘》、《秦香莲》等。再雯同志勇于开拓的精神，感人至深。她为人善良纯真，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对党无限忠诚。她继承发展白派艺术，形成了新的高峰，是评剧跃入新社会的艺术奠基人之一。她为后来评剧院的成立，起过团结同志共同开创的历史作用。可是十年内乱中，她遭受到残酷的迫害，以致含冤而逝。当时强加给她的罪名竟是“一贯

一九四九年十月，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刚刚成立，再雯和宝昆多次找我要新本子，那种迫不及待，为评剧表现新生活的锐意精进之情，溢于言表。我当时考虑评剧长于表现现代生活，应该首先从排演表现革命斗争生活的现代戏入手，以焕发评剧艺术的生命力。于是，就把一九四七年反映胶东土地改革斗争生活的歌剧《农公泊》（张波、马少波、包干夫、陈志昂根据马少波小说原著编剧）介绍给他们。他们读后，非常喜欢。十月十五日，决定移植并约我来排戏。剧名改作《九尾狐》，再雯自告奋勇地要求饰演反面人物——一个绰号“九尾狐”的地主婆，是花旦、彩旦应工的角色。郭丽娟饰栓子嫂，李福安饰栓子（后来由魏荣元饰演），席宝昆饰四叔，鸿云霞饰大妈，张永金饰九头蛇，李凤阳饰小诸葛，陈少舫饰小灶王……。排戏期间，再雯以身作则带动大家遵守导演制度，进行艺术创造非常认真，全社一团火，热气腾腾。因此，保证了艺术质量，尤其是再雯创造的九尾狐这个险恶泼辣的反面形象，既深沉又鲜明，既生动又含蓄，分寸感强，专家和观众无不为之叹服。那时华北戏院观众席中还卖茶，有一次演《九尾狐》，一位农村观众一时忘情，竟抡起茶壶砍到台上，正打在再雯的太阳穴上，再雯咬着牙坚持演出，下场后，大家围拢来护理和安慰她，她却乐呵呵地说：“砍得好，砍得好，说明我演得还差不离，要不他能砍我吗！”再雯是一位善于创造人物、表现多种性格的演员，我从此更加赞赏她的表演才能，也进一步认识到再雯社的实力。

反对现代戏”！李再雯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全国地方戏曲剧种中率先排演现代戏的艺术家。一九五一年，由于她的进步，最早列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年的许多老同志还在，许多老观众还在，我也是历史见证人之一。拨乱反正后，她的沉冤得以昭雪，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尽予推倒，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李再雯同志是党的好女儿，她在中国评剧发展史乃至中国戏曲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雯同志的艺术道路是曲折的，有快乐，也有辛酸，有成功，也有不幸。她幼年以使女、徒弟、女儿三重身份，艰难地承受了白玉霜的衣钵，确定了白派最佳传人的艺术地位。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也带来了她的新生和艺术上的更大的成功。她的表演艺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论题材的选择、剧目的质量、思想的高度、艺术风格的大家风范，都远远超越前人，一扫旧评剧迎合某些落后观众的庸俗趣味。她不甘沉沦，追求光明，终于成为共产党人，成为人民的艺术家。小白玉霜同老白玉霜的区别正在于此。

《小白玉霜传》的作者张慧、曹其敏同志是再雯同志的生前挚友，她们以饱蘸感情之笔，描述了李再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这本书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不仅写出了一个优秀艺术家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生活道路，也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概括，特别是对如何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爱惜人才，富有警心醒世的作用。我曾与李再雯同志的艺术合作者之一，追忆音容，不胜感慨，也借此表示怀念之情。

目 录

序.....	马少波(1)
一 落难的山东小姐儿.....	(1)
二 “捋叶子”	(7)
三 闯上海.....	(17)
四 “钻锅”挑大梁.....	(27)
五 艰难凄惨的母女俩.....	(46)
六 重新出山.....	(61)
七 毒蛇缠身.....	(73)
八 唱戏得来“真格的”	(87)
九 三起三落.....	(106)
十 天亮了.....	(121)
十一 《九尾狐》演出始末.....	(128)
十二 “我所党的”	(138)
十三 《小女婿》风靡北京城.....	(148)

十四	见到了毛主席	(157)
十五	在战场上	(161)
十六	丰收时节	(170)
	艺术精品《秦香莲》	(173)
	白璧微瑕《杜十娘》	(182)
	光彩夺目《闹严府》	(186)
	现代戏新葩《苦菜花》和《金沙江畔》	(190)
	半成品《李双双》	(195)
十七	大跌宕	(199)
十八	浩劫	(204)
后	记	(211)

一 落难的山东小妞儿

兴许是一九二七年。这年的夏天热得邪乎，白天，毒日头晒得人身上火烧火燎的；太阳落了山，也见不着风丝儿，憋得人喘气都费劲。北京城里有资格享清福的主儿，有的出游海滨，有的一头钻进京西的香山。受苦的穷人还是得为了吃饱肚子不得不在饥饿线上苦扒苦拽。他们甚至会羡慕那躲在墙根荫凉底下吐着舌头喘气的狗，因为他们连这点福气都没有。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东奔西走，劳碌钻营，不过是为了今天或者明天能有更多的硬货塞进腰包，壮大或保住自己的金银库。

这天，晌午刚过，正是该躲进屋里忍一觉的时候，一个四十开外的汉子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拐进了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这是挤在北京南城闹市后头的那种小胡同，脏、乱、破、旧四个字占了个全，在这里很难找到一家体面的大宅门。那汉子在一个黑不黑、红不红的小门

前停下，见街门虚掩着，侧身进了门，直奔西厢房。

“大奶奶歇晌起来了吗？”

“是孙六儿吗？进来吧！我根本没睡。”搭腔的女人一口天津话，她就是孙六称呼的大奶奶。

孙六掀起竹帘子进了屋，把小女孩放在地当央。这孩子面黄肌瘦，稀稀拉拉的头发都滚成了毡，怯生生地站在那里，没哭也没笑。

“大奶奶！人，我可给您送来了。模样是上等的，您瞧这对眼睛够多水灵。”

“拉倒吧！现在看得出来嘛模样！你先说说，事儿办的利索不利索？要是缠着一团麻刀，你趁早给我带走。”

“没您不圣明的，我孙六敢在您跟前办猫盖屎的差事？！实话跟您说，这是一个逃难的传山东的小丫头。老娘们死了，为凑回老家的盘缠，才把亲闺女给舍了。一过手，我就打发他上了路，现在呀，早过了德州了。”

“但愿得你说的是实话。”大奶奶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梳头匣子，从里边拿出一卷子票子，“这是那一半，你收好了。”

孙六眼盯着那一卷油腻破旧的纸票子没伸手，“我说大奶奶，定钱您可交的是大头，这一半您拿这个打发我，合适吗？”

“孙六儿，当初咱们只讲了个数儿，可没讲拿嘛玩艺儿兑现。说实话，我手上可是一个子儿都没有了，这还是从督察处一个朋友那儿拆兑的。你要是不愿意收，我就先

给人家送回去，告诉他，孙六儿的孩子不卖了。”大奶奶的这番话说得不紧不慢，口气也挺和缓，就是那“不卖”两个字咬得重一点儿，孙六儿稍一愣神儿，一眨眼又换了一副笑脸儿。

“得嘞！李大奶奶，我服了您了还不行吗！”说能接过钞票点了点数，揣进怀里。然后把孩子拉到大奶奶的跟前，“丫头，过来磕个头，见见……”孙六迟疑地望着大奶奶。

“奶奶。”大奶奶斩钉截铁地说了句。

“对，给奶奶磕头，这儿就是你的家。”

这时候，孩子忽然大哭起来，挣脱了孙六儿的手就朝外跑，“俺找俺爹，爹呀……”孙六儿一把扯回孩子，扬手就是一巴掌，孩子哭得更厉害了。大奶奶从孙六儿手里拉过孩子抱了起来，趁势将孙六儿轰了出去，然后笑咪咪地亲着孩子的小脸蛋儿。

“孩儿啊，不哭，不哭。奶奶赶明儿抱孩儿找爹去。孩儿乖，孩儿听说。”轻柔的声音使孩子渐渐停止了嚎哭，一双泪汪汪的大眼睛凝视着这个好脾气儿的陌生的“奶奶”。“孩儿啊，听奶奶说，咱家姓李，咱孩儿叫福子。”

“不，俺叫小德子。”

“不对，那是别人哄咱孩儿的。咱孩儿姓李，叫福子。咱是天津卫的老家。”

“不，俺叫小德子，山东人，俺爹说的。”

小德子，山东人。她就是后来的李再雯——小白玉霜。

要说小德子进的这个李家，现如今还算不上什么名门大户，只不过是平平常常的唱戏的人家。大奶奶婆家姓李，娘家姓卞。一年多以前，大爷才去世。大爷在世的时候是个唱落子的艺人，本名李景春，冀东古冶人。他小时候在县城一家铺子里学徒，可他特别喜欢听莲花落，一有空就偷着跑出去看戏，就为这个不知挨了东家多少掸把子。可是李景春越看越入迷，慢慢地还看出点门道来，后来索性辞了工，投到戏班里，正式唱起莲花落，还取了个艺名叫粉莲花。李景春先在老家搭班，后来跟着孙凤鸣（艺名东发亮）、孙凤岗（艺名东发红）弟兄组的班进了天津。孙家班在当时已经很有些名气了。李景春刚进班的时候，唱的是对口莲花落，李景春演旦。到天津之后，对口落子发展成了蹦蹦戏，李景春改演彩旦。

李景春二十五岁那年成的家，娶的是天津卫一位姓卞的姑娘。这位卞氏夫人模样并不出众，可是人挺精明，嘴灵巧，家里的活计，外头的应酬全能拿得起来，心里的弯弯道道又多又花哨。不论遇上多为难的事，她左右一铺排，李景春还没醒过闷儿来，事情就给他办了，而且决吃不了亏。因此，媳妇进门不久就接过婆婆的钥匙，当上了当家大奶奶。

李景春的嗓子和扮相都不大好，在孙家班里只能演些边边沿沿的角色，开不了多少戏份儿。大奶奶看不上这点

进项，就自找门路，到同庆落子馆后身的桂花书寓（妓院）当“跟妈”，给老鸨子调教“姑娘”。由于结婚几年没生育，两口子商量着买了个小姑娘解闷儿，取名慧敏。起初，李卞氏是把慧敏当亲闺女，真心疼爱。不想，几年之后，李卞氏突然又怀孕生下个儿子，这样一来，李卞氏在慧敏身上就打开了主意。她的钱不能白花，她要把慧敏出息成一棵摇钱树，成为她创家立业的本钱。这个人算盘精，知道要赚钱得舍得下本儿，居然让慧敏念了二年书，十来岁才开始跟着李景春随班走。在天津落脚的时候，李卞氏就请师傅教慧敏唱大鼓书。慧敏从小就机灵，再加上认识字，学玩艺儿挺快当，十二岁就能跟着“堂子里的姑娘”（妓女）上落子馆唱单段了。由于总在戏班里混，慧敏逐渐爱上了落子戏，常跟着台上唱的哼哼，竟也学会了半出《马寡妇开店》。掌班的孙凤鸣听她唱得有板有眼，让她上台“票”了一回，唱到马寡妇做饭为止。慧敏在台上腔调是腔调，做派是做派，不慌不乱，还要了个好儿。孙凤鸣认为慧敏是个唱戏的坯子，就正式收她做了徒弟，那年慧敏才十四岁。李卞氏给起艺名叫李桂珍，孙师傅嫌不响亮，又俗气，为她另起了个别致的名字叫白玉霜。

孙凤鸣收这个小徒弟是有由头的：因为落子发展到这会儿，班子里净男角已经不行了，必得有女角才撑得住台面。当时孙家班里挑大梁的就是一个旦角花莲舫，得张罗一批女角才行。随后，孙家班还收了筱桂花、筱菊花等好

几个小姑娘。

白玉霜初学艺时，不大用心，给花莲舫打下手，总出错儿。她自己嗓门低，膛音好，不愿意随着大溜儿走，有时硬是自己鼓捣个新腔到台上唱，谁知观众说她打鼻子里出音，味儿不正，因此总拢不住台底下的人。后来，白玉霜很快成了挑班的主角，完全是出于一次意外的事故：那一年，花莲舫家一个丫头寻了短见，有人说她虐待养女，逼死人命，整个天津卫都哄嚷动了，挤兑得花莲舫在天津无法立足，奔了关外。孙凤鸣一时措手不及，只得让白玉霜顶上花莲舫的坑儿，唱上了大轴。可惜白玉霜艺事不精，会戏又少，加上唱腔“个色”，一直压不住台面。李卞氏嫌她挣不了大钱，下了夜戏竟逼她进“堂子”接客。受上两气夹攻的罪，白玉霜才明白李卞氏不是她的亲娘，不下狠心钻研学本事是不行的。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候，孙家班来了个唱小生的人叫安冠英，这个人在评戏的开山祖师成兆才办的警世戏社呆过，会戏很多，玩艺儿也地道。他陪白玉霜唱对儿戏，从腔调到做派都帮白玉霜拾掇。白玉霜的艺术很快得到显著的提高，白玉霜这三个字也就在天津、北平越叫越响，走了红运。

这样一来，李卞氏更认定买女孩养闺女这条道走对了，决定买它五、六个，养活几年，够材料的学戏，不够材料的转手再卖出去，哪一个身上不得赚一笔？于是首先买进了小德子，为图个开门吉利，她给这个落难的山东小妞儿起名福子。